



晏阳初： 为和平而教育世界

□晏鸿国

作为一个专职研究晏阳初长达四十余年的晏氏后人，我认为，要写好晏阳初，除了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外，还必须博学多才，有浓厚的感情。于是，我带着苛求的眼光先睹了苗勇的新作《晏阳初》。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作家苗勇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济世情怀，看到了身着粗布长衫还是少年的晏先生背负简单行囊，身怀救世之志，沿着茫茫蜀道，越过巍峨的米仓山，

从蜿蜒曲折的巴河畔出发，跨过崇山峻岭，远涉重洋，求学美国，学成归来扎根定县，再把产生于中国大地的“定县经验”推向世界。晏先生身上闪耀着他用一生时光，如苦行僧般布道平民的圣性光芒。

1890年，晏阳初生于四川巴中县城一宿儒之家。幼入私塾习诵“四书五经”；1907年赴阆中天道学堂学习西学，毕业后进修于成都华美高等学校；1913年考入香港圣保罗书院；191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毕业后的第二天便登上上海轮，去法国普兰为中国劳工服务，亲眼见到了华工无知无识的窘境，遂萌生了为劳苦大众脱贫治愚的理想。1920年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回到

中国，并于1923年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开始了他在长达20余年的平民教育运动。从此，这位从大巴山深处走出来的平民子弟，找到了一种感觉，成就了一种境界。1929年，他举家迁往河北定县，领导整个试验，一干就是近10年，探索出了“定县经验”，引起了国内外普遍关注。从20世纪初叶至1990年病逝于美国纽约，他先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从事平民教育运动，获得了世界认可。“言人之所未言，道人之所未道”，晏阳初先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或晨光熹微，或夜阑人静，或跋山涉水，或辗转南北，用他的执着，他的挚情，铺出了一畦畦绿韵悠悠的田园。

晏阳初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70余年，以深邃的目光，从高远的角度，以鸟瞰的方式，毕生的热血，凸显涌动世界平民教育的滚滚春潮，将如何提高平民素质全景图展现在世人面前，启迪后人继承和弘扬。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不是一般的教育思想，而是宏观上的大教育思想，其内容涉及经济、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教育的形式包括学校式教育、家庭式教育、社会式教育；教育的对象则将男女老少尽囊其中，而重点则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和社会基层的城市平民阶层。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观主要体现在，一是有着空前先进性和超前性的人才观。他要求学生具有劳动者的体力、专家的知识、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还特别注意对学生道德情操和能力的培养，提倡“四自”，即自习，培养知识力；自给，培养生产力；自强，培养健康的体力；自治，培养纪律和战斗力。他要求学生“其他差一点没关系，‘四力’兼备和‘人格’上一定不能打折扣”。二是具有完备和可操作的平民教育体系。晏阳初先生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从开办平民学校，以教授“千字课”为主“除文盲”的初级阶段，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平民教育体系：教育的对象由城市平民变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教育的内容由单纯的读书识字转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教育的方式也从单纯的学校式教育发展为学校式教育、家庭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被称为“定县经验”的核心，是晏阳初教育思想的精髓，不但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乡村振兴等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三是晏阳初先生“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的思想具有全面性和全局性。什么叫“新民”？晏先生解释：“必须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四力’皆备才叫新民。”由此可见，平民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目的的教育。晏阳初的“平教”理论是教育史上的一面旗帜，是教育史上的一个精神符号，也是巴山儿女的光荣和骄傲。

一个从大巴山蜀水走出来的平民子弟，成为蜚声世界的伟人，几多艰难曲折，几多荣辱兴衰。是什么支持晏阳初含着眼泪，咬着牙关，从中国走向世界？是什么鼓励晏阳初威武不屈，富贵不能淫，矢志不渝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是他对劳苦大众深沉的爱，是他对祖国的拳拳忠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坚定信念，“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在法国为劳工服务、在法国华工营发现“苦力之苦，苦力之力”，为祖国争光，为抗日奔走、争民族解放，靠募捐兴学、为强国奠基，都体现了晏先生拳拳赤子心，涓涓爱国情。

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世界上赢得了极大的荣誉。晏阳初还获得过耶鲁大学等九所大学的荣誉学位；菲律宾麦格塞塞奖和金心奖章、危地马拉国鸟勋章、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大勋章和里根总统颁发的杜绝饥饿终生成就奖。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称赞晏阳初：“漫漫数十年，为那些积弱贫困地区及偏远地区的人，创立了自我拯救的思想。为服务发展中国家孤落山村和广大乡村的农业、公共卫生、教育事业，您开创新道……您的工作一直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道路……您为免除人类愚昧和贫困所做出的贡献是您赐予未来一代最宝贵的财富。”

晏阳初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正是由于他奉行了那句砥砺终身，目前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名言：“我将用我的双手和灵魂投入工作，直到打碎将我们的人民束缚在贫困、无知、疾病和自私之中的锁链……”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晏阳初》苗勇著 东方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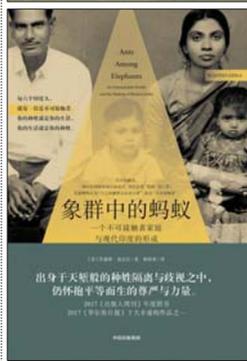
新书秀场

《素食者》

韩江 著

磨铁图书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小说为亚洲首位国际布克文学奖得主韩江的获奖作品。在丈夫郑先生的眼中，“病”前的英惠，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子，扮演着平凡妻子的角色——料理家务，伺候丈夫，就像千千万万的传统妇女一样。然而，一场噩梦之后，英惠却突然开始拒绝吃肉，拒绝为家人准备荤菜，甚至开始拒绝自己的“人类”身份，把自己当成了一株植物，一株只需要阳光和水，谢绝任何食物和交流的植物。随着她被动的反叛以越来越极端和可怕的形式表现出来，丑闻、虐待和疏远开始让她螺旋进入她的幻想空间。在精神和身体的完全蜕变中，这般危险的努力使她远离曾经为人所知的自我。



《象群中的蚂蚁：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与现代印度的形成》

美苏迦塔·基达拉 著

楚尘文化 | 中信出版集团

苏迦塔·基达拉出生于印度东南部安得拉邦一个具有革命色彩的不可接触者家庭——即印度种姓阶级的最底层，俗称“贱民”。虽然绝大多数不可接触者都是文盲，但她的祖父辈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了加拿大传教士的教育，这使得基达拉具有了能进入精英学校学习并最终移居美国的条件。直到那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家族史是多么不平凡，然而又多么典型。出身、成长于天堑般的种姓隔离与歧视之中的苏迦塔·基达拉，仍怀抱平等而生的尊严与力量。她决心揭开那段历史的真相，通过她母亲、舅舅和朋友们的口述，讲述这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努力活着的故事，让那些改变了印度社会与政治的力量浮出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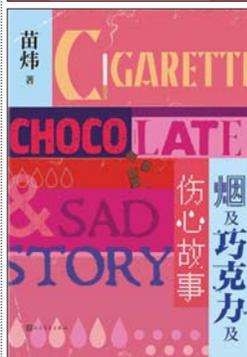


《在西瓜糖里》

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著

99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后垮掉派传奇作家理查德·布劳提根，被誉为“嬉皮士的海明威”。村上春树视他为自己写作道路上的启蒙者，直言“他描绘的静谧、温柔又充满幽默的个人世界，是平凡作家模仿不来的”。《在西瓜糖里》写于1964年，首次出版于1968年，是布劳提根写作生涯中的第三部小说。小说意象纷呈，想象奇崛，具备多重阐释空间，堪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范文本，被诸多评论家视为布劳提根继《在美国钓鲑鱼》之后的又一代表作。“在西瓜糖里，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就像我的生活发生在西瓜糖里。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我在这儿，你在远方。”



《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

苗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继《给大壮的信》之后，苗炜回归苗师傅，再以长篇小说与成年人通信，从婚恋关系入手，剖析当代都市中产的欲望与空虚、坚持与逃避。小说中是一串繁华背后的伤心故事，也是当代都市男女的精神图鉴。消费时代，都市中产的生活光怪陆离：电台主持人、编剧、心理医生、大学教授、公司老板、律所合伙人……每位主人公都有钱有闲，有文化有品位，外表光鲜亮丽，然而灵魂背面那些躁动与不安，那些精神痼疾或怪癖、脆弱的身体或生命力、摇摇晃晃的情感关系，以及可能瞬间归零的身份地位，似乎又是他们难以摆脱的命运。

另一种“活着”

□酸枣小孩

百余年前的中国，腐朽的清王朝土崩瓦解，继而代之的是更加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日军侵华，一时间，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华夏大地哀鸿遍野……作家刘玉林的《花子镇》便是取材于这段“国耻”般血淋淋的历史而成就的一部长篇小说。

《花子镇》里的故事发生在齐鲁大地琅槐境内，一处位于黄河下游的破落古镇。所谓“花子镇”是虚构之地，概因此地民众身份皆为“叫花子”之故。在那个时代，偌大的中国，何止有一个“花子镇”，何止花子镇有花子。这层寓意，在故事中，已经由主要人物秋和冬的要饭历程向读者揭示了。从花子镇到济南府，从济南府到山海关，从山海关到山西，从山西到北平，他们要饭的足迹所到之处，到处是要饭的队伍，到处是饥饿的人群，到处是饿殍铺地……这是一个活生的人间地狱。小小的冬就是跟着父母兄长行走于这样的地狱之境才被吓成傻子的。小孩子看到了那么多

人间惨象，饥饿，屠杀，狗吃人，人吃人……从此以后，他便被困在这样的噩梦里无法解脱。

花子镇唯一的财主老半的“青砖大宅子”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始终。它是老半的祖产，是老半区别于其他花子镇人的一个标志。然而它又是荒诞的，在人人没饭吃被逼得背井离乡去做叫花子的花子镇，青砖大宅子里却存放着上千斤粮食。连老半一家都舍不得吃的粮食，到最后却都被原来的土匪、后来的警备团团长李青山全部拉走了。老半像守财奴一样坚守了一辈子的财富，像席卷花子镇的那场洪水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变成叫花子的老半大约始终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而一心想要守住土地，靠自己的劳力和汗水活命的秋，其最终的结局也和东家老半一样，他和杏儿

满心期待的秋收景象被滔滔的黄河水冲刷得踪迹全无。在血雨腥风的国难当中，只想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也是不可能的，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土地，秋也只能仰天长叹，继续背起行囊，和已有身孕的妻子，带着花子镇幸存的孩子们踏上要饭的漫漫征程。

秋的固执与愚钝，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他的“理想”的失败。而同为年轻一代农民的皮小七却选择了和秋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可以说，他是花子镇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觉醒者”。虽然他最后为了保全花子镇的乡亲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看起来也是一个“失败者”，他的革命精神却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花子镇的人们。他的师傅六爷孙来旺最后的舍生取义，一边暗暗揣摩着“革命”含义，一边拿出自家粮食出来施粥救济灾民的银环，以及在洪水中为了让孩子活命而甘愿投水的皮老扁，被犁铧割破肚皮的杨三……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花子镇的群体人性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辉，也让读者从整个故事的暗灰色调中看到了一点鲜亮的光斑。这个“鲜亮的光斑”一直都在，它若隐若现，忽大忽小，它的光源就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两个人物：姜苗子和冬，他们纯粹的善良和爱就是作者赋予花子镇的一点希望之光。

重读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令人痛苦的，在这个意义上，《花子镇》无疑是一本“绝望”之书，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如此，《花子镇》又可以理解为是一本“希望”之书。

读《花子镇》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另外一本书，余华的《活着》，那更是一本“绝望”之书。两本书都是在讲“历史”，所不同的是，《活着》是讲一个人所经历的历史，《花子镇》则讲的是历史经历的一个群体。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他们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在对《花子镇》的理解上，我试着把它阐释为另一种“活着”。同是“活着”，遭遇不同，姿态不同，却都有一种深深的“绝望”，而又从这“绝望”里生发出一点微弱的希望来。

许多年以后，死里逃生的冬回到了花子镇，他看到在一片废墟之上，一枝倔强的桃树幼苗正在破土而出。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写这本书的良苦用心吧。我们不能忘记祖辈的苦难，也不能沉溺于这种苦难，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从这些苦难中汲取一种精神，一种永远能从“绝望”中生发出“希望”的精神，一种坚不可摧的“活着”的精神。



《花子镇》

刘玉林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